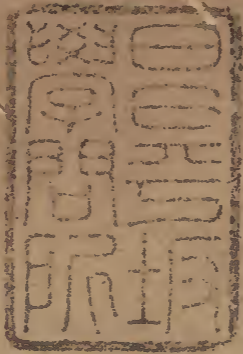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六十五之六



兵曹

三

閣文庫		
三五函	三	漢書類
一	六九	
一	冊號	

內閣文庫		
三五函	三〇六九	漢書類
一	〇六九	
一	冊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 (30)	
函號	367	5



八編類纂卷六十五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牧馬之政

周書司馬掌邦政

蔡沈曰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

周大司馬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十六井

也有馬一匹四丘為甸甸六千四井有戎馬四四兵

車一乘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

馬四百匹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

淺草文庫

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

林駟曰馬政之說古今凡幾變以官民通牧者周也成周以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匹之類平時則官給芻牧有警則民供調發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此蓋在官養之耳何以知之如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論數之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新造之後末年亦至駉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固不及論安得遽如

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之駉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也

詩鄘風定之方中序曰美衛文公也其卒章曰靈

雨既零也落命彼倌人主駕星見言夙駕說舍于桑田

匪直也人秉也操心塞實淵深駉牝三千

臣按謝枋得言秉心也塞故事事朴實不尚高

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為淺近之計有文公誠實淵深之心乃能致牝馬三千之盛王安石創為保馬之法國家未必得馬之用而生民先受馬之害此無他其心不誠而慮不遠

也與其得安石之徒而用之孰若得王毛仲張
萬歲而用之哉

吉日之首章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朱熹曰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

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

魯頌駟頌僖公也其首章曰駟駟腹幹肥壯馬在坰

枌外之野薄言駟者有駟白黑有皇黃白有驪純黑有

黃白而微赤以車彭彭盛貌思無疆深廣無窮思馬斯藏善也其二

章曰駟駟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騅蒼白雜色有駟

黃白雜色有騂赤黃有騏青黑以車伾伾有力也思無期思馬斯

才才力也其三章曰駟駟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

騏青驪驪曰騏今連錢駟有駱白馬黑鬣有駟赤身黑鬣有維黑身白鬣以車

釋不絕貌思無斃厭也思馬斯作奮起也其四章曰駟駟

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陰白雜毛有駮形白雜毛有騂

豪在鬣而白有魚二目白似魚以車祛祛疆健也思無邪思馬斯

徂行也

周禮馬質質平也主質掌質馬馬量三物量其材質之高下而

知其價價其馬一曰戎馬供武馬二曰田馬供田獵馬三曰駑馬下材而供

者冗事皆有物賈材有美惡價有高下綱惡馬馬不駟者以索凡

受馬於有司者謂校人之屬受馬者書其齒毛與其價

書其年齒毛色及價直馬歿則旬之內更受馬在十日之內旬

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十日之外馬歿者割其馬耳

其行若馬之行則以所在載之輕重道里若其行遠近別識之以齊其勞逸而後行若有馬訟

則聽之有爭馬之訟則聽其曲直禁原蠶者原再也一年不許兩次養蠶

鄭玄曰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

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

傷馬歟

臣接近時馬政亦有科錢買馬之令然所得者

未必良而給之於軍遇有倒歿賠償如故而西

北之邊苦之尤甚請自今以後

朝廷酌為中制定為馬價馬之價公私交易皆

不許過二千緡違者馬與價俱入官牙行之人

坐以違制罪

校人馬官之長掌王馬之政謂差釋乘養之數辨六馬之屬種馬

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

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四匹日乘一師四圉養馬日圉

三乘為阜馬十匹阜一趣馬下士一人三阜為繫馬三十匹

繫一馭夫中士一人六繫為廐馬二百匹廐一僕夫上士一人

六廐成校六馬各一廐共成一校校有左右分左

之

八編類纂

卷之五

布 駑馬三良馬之數 大馬其五皆良馬為駑馬一物獨三倍良馬之數也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 壯 居四之一

吳澂曰閑猶闌也以木距門防馬者也六廐成校校有左右故十二閑也特居四之一特壯馬也三牝一牡欲其生之眾也

臣按成周之世其馬之牧於官者牝牡皆具而牡居四之一則是馬百匹而有七十五匹之牝矣後世在官之馬惟有牡而無牝而民間所畜者雖有牝然亦牡多而牝少孳牧所以不蕃而

馬政所以不舉武備所以不修者坐此故也譬則人焉惟育男而不育女而欲戶口蕃息難矣

春祭馬祖執 也 駒 馬二歲也 夏祭先牧 始養馬者 頒馬攻特

秋祭馬社臧 善也 僕冬祭馬步 神為馬之害者 之馬 見成馬於王 講

簡 馭夫 馭車者

馭馬 趣養馬者 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

說 音稅 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臣按此可見古人養馬遼饑渴之宜順勞逸之節辨寒温之時先儒謂辨四時之居者二月之後盛陽處外則在牧而有庠八月之後陽在地

中則在廐而有閑也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史二人賈主賈者二人徒十人

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助也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以資醫馬

于校若馬死則使其賈賣也粥賣也之人其布永也泉也于

校人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

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來

臣按古人養馬處處皆有牧田即今之草場也

可耕則授之於農不可耕者則留以養馬蓋耕

墾之地草萊不生留其地所以蓄草蓄草所以

養馬養馬所以備武事備武事所以安邊方壯

王室非小故也昔人謂農事弗擾則馬政自修

故詩人稱馬政必歸之農魯頌美僖公亦曰務

農種穀牧于坳野我

祖宗於畿甸之間民耕之外輒擇有水草處以為

草場近日盡為權貴所有民間之馬無地可牧

請一切復之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句佚特句教駢句

攻駒句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句及執駒句散馬耳

句圉馬句正校人員選句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

上為跡六尺以上為馬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廐始牧夏庠廐也馬冬獻馬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平聲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

犢舉書其數

陳澍曰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累繫之牛騰躍之馬而遊縱之

仲夏之月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季秋之月班馬政命僕戎僕也及七騶咸駕載旌折羽日旌

旒龜蛇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摺扑即夏楚也北面

誓之

臣按先王之練兵不惟習其人而又習其馬不

惟命典兵之官而又命掌教之職取三代之兵

人與馬相習三代之政文與武兼用

魏武侯問吳起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

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溫

廐刻剔毛鼠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

逐間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

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未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

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故。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秦之完。有非子居大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大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於是孝王曰。昔栢翳為舜主畜之多息。故有土賜姓羸。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羸氏之祀。漢制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太廐。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駘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駒。駘承。華五監長丞。

臣按太僕周官掌正服位出入大命及左右御僕而專命以司馬政則始于漢焉。本朝初於南京設太僕寺專掌馬政及於北平山西陝西遼東各設行太僕寺以司一方之馬政其後建都于北平去北平行寺又設太僕寺以總司天下馬政。

漢初鑄筴錢馬匹至百金自天子不能具。與醇駟同。而將相或乘千車。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又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二人。

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
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
萬匹

孝武時衆庶街巷有馬什伯即什之間成羣乘犢牝
者擯而不得會聚

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

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

元朔五年以後大將軍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漢
軍士馬歿者十餘萬後與霍去病兩將軍之出塞塞
闊官馬及私馬凡十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

元鼎元年令民畜邊縣得畜牧於邊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

及息什一明年車騎乏馬縣馬錢少買馬難得迺著
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馬天下亭

亭有畜字馬歲課息

征和中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修復馬令

宣帝五鳳二年令郡國毋歛今年馬口錢

林駟曰漢初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

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算有事則當三人之卒

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

烏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羣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

於是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郡，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單于入塞，凡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既數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毋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之欲畜牧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馬，馬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驢駝負出玉門。

闕輪臺之悔，始修馬令，此漢牧於民而用於官之制也。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匹，于涇澤徙之隴右，其官領以太僕有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

臣按監牧之制始于此

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駒騄，五曰馱駒，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

爲二廐一日祥麟二日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

臣按此唐一代天子御馬之制所謂飛龍廐卽今御馬監也

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日保樂二日甘露三日南普閏四日北普閏五日岐陽六日太平七日宜祿八日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

臣按唐人牧馬置八坊四十八監其牧地在岐幽涇寧間卽今陝西鳳翔府及西安之邠州平涼之涇州慶陽之寧州其地也募民所耕以爲芻秣者其地止於一千二百三十頃而用其地出以飼七十萬六千匹馬而馬之直至以一縑易一匹今其地固在其中間田民所不耕者何止一千二百三十頃而已

本朝於此地立行太僕寺一、及苑馬寺一、以司
蓄牧而苑馬之所轄者凡三十監監皆有馬然
監之立百年于茲矣而其馬之蕃盛畧不及唐
人之一二豈無其故歟臣考唐志始曰置八坊
岐幽涇寧間其後又曰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
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隸京度隴置八
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肆之田此
以觀則其所牧之地又若不專其岐幽涇寧也
蓋躡數州之地凡其善水草膏腴之田皆以爲
牧放之所而又得人以司之是宜其爲蕃成至

七十萬之多也今其地固在然皆齊民耕種納
租之地一旦奪之以爲耕牧芻秣之所其勢有
不可者然當唐之世民皆不耕田納租乎何養
馬如此之多也乞臣敕有司循唐人之故迹由
京兆度秦隴以求夫可以牧放之地必不奪之
民必不虧於官然後行唐人監牧之政萬一有
可行者其於馬政不爲無助

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
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羣牧都使
有閑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

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其後益制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

臣按監牧有使自儀鳳中李思文始

玄宗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瓖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一游擊將軍

臣按此後世以官爵易馬之始

玄宗以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既雜胡種馬力益壯天寶後諸軍戰

馬動以萬計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甚

林駟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

臣按唐都關中其地宜馬我朝都燕冀亦是良馬所生之地然馬之蕃息不及唐之盛者蓋襲用宋人保馬之法牧馬於民而官之所以牧者徒有其名請下戶部查究永樂以來牧馬草場

爲官民所耕佃者盡以還官。及所在閒田未經開墾者亦俾報官遣官經量創爲牧馬之所而俾諳練民事臣僚講求其利害以聞。

宋之馬政凡御馬之等三給用之等十有五羣號之字十有七毛物之種九十有二其官司之規則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天厰坊又改爲騏驎院以天駟監隸焉真宗置估馬司凡市馬掌辨其良駑平其直以分給諸監三年置羣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在外之監並有四置羣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騏驎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

林駟曰宋朝馬政畜於監牧者曰官馬散於編戶者曰戶馬市於邊郡者曰戎馬

太宗淳化二年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上慮畜牧之地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畫其疆界又從趙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匹逐水草牧放不費芻秣生駒可資軍用自是諸牧馬頗蕃息

臣按宋太宗慮牧馬侵民田遣使檢視良是也然不遣文吏而遣中使何哉

國子博士李覺言于太宗曰古皆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况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牝乃適。兩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况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

臣按覺又言中國之馬。食枯芻。處華廐。故多生息。而無耗。今官散馬於編民戶。丁分日而飼。各家分次而牧。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葱雜。處之以汗穢。而欲其生育之蕃。多體力之壯。徃性習之。調伏難矣。

仁宗慶曆中。知諫院余靖言。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駟駒牡馬。魯今屬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其地也。漢之太原。有家馬廐。一廐萬匹。又樓煩。胡北。皆出名馬。卽今之并嵐石隰界也。唐以沙苑最爲宜馬。卽今之同州也。開元

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則知古來牧馬之政修之由人不在於地臣切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相衛邢洛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於羣牧使副都監判官等內差一員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去處選擇孳生堪牧養馬專差人員牧於四遠牧放一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以明勸沮

按我

朝中國宜馬之地皆在焉非若唐人自中葉以後失去河北宋人失幽燕寧夏之地其後也并

中原而失之。然是時未嘗去兵而用兵也未嘗乏馬。今天下無事所謂馬政者特以為操習豫備之具耳。司戎行者往往以乏馬為憂。掌國計者切切以擾民為慮。何哉。不行先王之政而襲用王安石之弊政故也。

英宗治平中歐陽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鹵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今則沒入蕃界推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汾河之測草地亦廣其間水草最宜牧養乃唐樓煩監地臣往年出使常行威勝以東及遼州

平定軍其地率多閒曠河東一路水草甚佳地勢高寒必宜馬性又京西唐汝之間荒地亦廣請以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審度興置監牧

臣按今日馬政兩京畿及山東河南牧之於民在民者有名而無實山西陝西遼東牧之於官在官者有名而無實立為通融之法兩京畿及山東河南於民養之外擇地以立監牧山西陝西遼東於官養之外設法以為俵散

神宗熙寧中王安石因魯孝寬言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而戶馬法始此文彥博言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以來修舉甚至七八十年蒐補取用源源不絕近時議者多不深究本末熟詳利害乃欲賦牧地與農民歛其租課散國馬與編戶責其孳息即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歛租賦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一馬繫之維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則後將可繼乎

臣按彥博茲言雖言當時戶馬之弊殆有若為今日設也但宋時戶馬是散官馬於民今日乃令民自買馬養耳宋是賦牧地與民今日乃民

日用其地所出以養耳其中所謂維之繫之皆可蕃息乎之一言尤爲有見

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其事於上前文彥博吳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歿者責償恐非民願王安石以爲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於驅迫持論益堅帝詔開封府界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疆與府界毋過三千匹

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道路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綠納錢二等以上下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有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畱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馬五路委監司經畧司州縣史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馬端臨曰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字養戶馬則是蠲其科賦保馬則是蠲其征役

臣按此宋熙寧保馬之法大類今日兩京畿河
南山東編戶養馬之法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順
者聽及以官馬給之且免其體量草束及折變
綠納錢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
數者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糧草戶役徵
輸如故况宋人所謂保甲者不供他役今日則
科賦征役非止一端而又於郡邑正佐之外加
設以官里社之外別立羣長民以一身而當二
役既爲人而差復爲馬而役既供芻糧以給公
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爲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爲

此弊不可
才堅難

甚矣假令百姓竭力破產以飼養馬匹官得其
用雖曰有損於民而實有益於官今所養之馬
既有小弱羸瘠有之若無馳逐數十里固已困
憊矣况用以出塞禦戎乎是官民胥失之也夫
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歿必責償一馬之斃未償
而一馬又斃前歲之生未俵而嗣歲又生生者
歲增而供給愈難歿者日繼而賠償無已民何
以爲生乎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
爲甚朝廷建國于北籍此數郡以爲根本而
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乏而不爲之拯卹可乎

哲宗嗣位議者爭言保馬之不便乃下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發赴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元祐初議興復廢監於是詔陝西河東相視所當置監又下河北陝西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

臣按昔王安石行新法而為戶馬之制文彥博言於神宗不見用至元豐時其弊一如彥博所言神宗乃歎曰朕於是有愧於文彥博矣雖然神宗雖知所愧而不能有所改至哲宗乃罷之而復廢監百姓如釋重負而出於水火之中今日養馬之政不幸馴致於熙寧之弊誠能如元

祐之改轅易轍則此數郡之民感戴

聖恩如天矣

嘉祐中置買馬司於原渭州德順軍而增為招市之令極開熙河則更於熙河置買馬司而以秦州置馬司隸焉又置熙河路買馬坊六岷州通遠軍等場熙寧七年詔知成都府秦延慶兼提舉戎黎州買馬以經度其事未幾罷之元豐中復命呂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轉運司經制邊郡之可市馬者

臣按自唐以來中國馬不足往往與戎狄互市然多費財用而實無益於用宋南渡以後失中

八編類纂 卷之五 三
原宜馬之地而所資以為戰騎者求於西南夷
蓋有不得已焉者。今生全得中原之地。凡西北
高寒之所。宜馬之地皆為吾所有。苟制置得宜
牧養有道。典掌得人。又何患乎無馬乎。患無其
人耳。

神宗元豐四年。葉茂恂言。承詔議專以茶市馬以物
帛。併茶馬為一司。臣聞頃時以茶易馬兼用
金帛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專用銀絹錢鈔。非番
部所欲。且茶馬二者事實相須。請如詔奏。可。仍詔以
雅州名山茶為易馬用。至是蕃馬至者愈眾。六年買

馬司復置兼茶事。七年更設以買馬隸經制。熙河財
用司經制司罷。乃復故。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司
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

林駟曰。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廩之良。戎人得茶。不
能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亦濟用之良策
也。

臣按唐宋以茶易馬。多是交互市於境外之夷。
本朝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以
茶易馬。設官掌之。蓋取諸我羈縻之上民。非若
前代出境外而與蕃戎交易也。

高宗時廣西進出格馬上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中國而已申公巫臣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是有馬今必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

原按宋南渡以後凡中國宜馬之地皆爲金有然而張韓劉岳之出戰亦未聞其乏馬也迨至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棧始請市戰馬赴行在紹興初隸經畧司三年卽邕州置司提舉市羅殿白杞大理諸蠻其後又置買馬司以帥臣領其事然諸蕃

本是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

洪邁曰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調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校遷秩轉資沿道數十州驛以給食廩園薪芻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奮因讀五代舊史唐明宗問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六千匹帝嘆曰太宗在大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戰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兵之不至也延光對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

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其士而瘠吾民，民何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民為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畜止於此。今蓋數倍之，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

臣按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蓄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惟我

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於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於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而於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

之市於夷者乎。諸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御馬監，掌

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備乘輿之用。凡立仗而駕輅者皆於是，而畜馬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餼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衛。

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設太僕寺于

京師。凡兩淮及江左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



設行太僕寺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焉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

本朝國馬之制大畧如此承平百年無大征伐遇有征行隨用隨足雖不至於大乏絕然求其如前代之雪錦成羣則未焉所謂官牧者是蓋唐人之四十八監宋人之十八監之遺制也然

唐宋行之於內地而今日則用之於邊方焉其蕃育生息雖不能盡如

國初之盛然惟馬之用不足而已而害未及於民一旦按其已然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政則祖宗之良法善政故在也乞命本兵柄大臣講求本朝故事及參究唐宋之典以濟今日之所未及遣知馬政者勘實牧地其舊皆有者而今爲人所侵欺理沒者咸復其舊然所處置者特議以行於畿甸五郡耳萬一可以通行請下兵部及兩太僕寺查筭天下馬數某布政司若干

某府若干、某州若干、某縣若干、及查各府州縣
原先有無草場、及設官空閑田地、并可爲草場
馬廐者、假如某縣舊額民若干里、戶若干下、若
某縣原額馬若干匹、羣長若干人、旣具其數、遣
官親臨州縣勘實、以聞、然後因其已然之法、而
立爲救弊之政、必不失其原額、又不拂乎民情、
務使官得其用、而民無其害、然後行之、請卽一
縣言之、其縣舊有里五十、羣長十人、馬千匹、今
卽就五十之中、擇其鄉村相依附處、或十村五
村爲一大廐、村落相去遠者、或五六十家、七八

十家爲一小廐、每廐就其村居、以有物曰者、一
人爲廐長、年老者無力、不能養馬者、數人爲廐
卒、每廐各設馬房倉囤、及長槽大鑊、每歲春耕
之候、廐長編諭馬戶、每領馬一匹者、種稗禾若
干畝、料豆若干畝、履畝驗之、有不種者、聞官責
罰、毋使失時、無田者、許其分耕於多田之家、或
出錢以租耕、收穫之際、廐長及者、計畝而收之、
倉囤之中、稗草料豆以飼馬、而豆之箕、卽以爲
煑苳之用、按日而出之、歲洛具數以聞、于官、若
其馬死、卽以在官之數充之、若其種非良、許其

售而換之必求其良前此倒次未償之馬五分
獨其三微其二以市馬種凡馬始生則書其日
用別其毛色使有所稽考又令通曉馬事者爲
養馬之式鏤板以示之則牧養有道矣舊例凡
羣頭管領騾馬一百匹爲一羣每年孽生駒一
百匹不及數者坐以罪請酌爲中制每騾馬十
匹止取孽生七匹某年踰數者除以補他年欠
闕之數其有本廐生牝多許他廐聞官以粗來
易每廐兼畜驢騾以馬爲準牝馬三十畜牝驢
一牝驢所生或驢或騾其數報官爲造車遇

有般運官物計於各廐起倩無事之日本廐馬
戶借用者德按日計備收以爲餽飼之用每季
本縣管馬官一行巡視府官則歲一行大僕寺
官因事而行無定時凡其馬之壯老肥瘠逐月
開具點視之凡房宇有不如度水草有不如法
芻豆有不及數驅走有不如式皆爲修葺處置
違者治以罪是就民養之中而微寓以官牧之
意但馬之給於官軍者多係餓疲與老弱羸疾
者及至官給草料多不以時或馬有不時之疾
猝然莫救者亦往往有之律文死損數目並不

綱目卷之五
準除然一軍之產不滿十百而一馬之直多踰數千傾家之所有不足以償甚至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興言及此可傷也請自今以後給馬與軍必具其年齒毛色體質或肥或瘠或有疾或無疾明具于帳如齒踰十二或原瘦弱并有疾者不償惟以皮尾入官若雖少壯而忽然有奇疾先期告官及衆所共知者亦在不償之數申明舊制凡馬軍皆要攢槽共餵如居隔遠秋冬之月皆俾就近攢餵半夜以後本管頭口親行點視艸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罪之其關

領芻料則嚴爲立法不許變賣及將換易他物買者換者罪同凡馬倒死必責同伍互償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老瘠疾病及其人棄縱不理顧借與人削減艸料者預先告官料理者免其共償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不惜者人共責之而預得以調治之則馬無橫死而人免賠償矣是非獨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軍也雖然此內地官軍騎操之馬爾至於邊方之馬所係尤大與其得駑馬而乘之以禦虜又不若不乘之之爲愈也蓋騎戰非中國所長而中國之馬

比胡馬為劣。以非長之技而騎。下劣之馬。以當
虜人之所長。非計之得也。請自今給馬於軍者。
非良不與。而所與者必良。與之騎操而不倚之。
飼餼。宜於邊城中擇空閒地為廐。置長槽。或十
或五言。其廣狹不為定數。不分衛所隊伍。因其
近便而為飼養之所。選其老弱之卒。不堪戰陳
者。專以餵養。置木圈以貯草支大鑊以煮料。每
日遣官點視。晡時則檢其所儲。夜半則視其所
飼操練之日。軍士持鞍就彼鞍騎。無事之時。輪
番牧放。逐名調習。或有瘦損疾病。告官調治。如
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軍得其用。養免
暗償之苦矣。

簡閱之教

周禮太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

鄭玄曰軍禮之別有五同謂威其不服僭差者

大司馬中音仲春教振旅謂振整其衆司馬以旗致民平列

陳平其列以為陳如戰之陳音陣辨鼓鐸鐸鏡之用以教坐伯

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

中夏教芟舍草止也如振旅之陳羣吏撰數擇之也車兵車徒

卒步讀書述事為書契合驗為契辨號名之用帥謂軍將以下以門名

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
各像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
如蒐之法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日

為常諸侯載旂交龍為旂軍吏載旗熊虎為旗帥都謂孤卿之位載旛

通帛為旛鄉遂載物雜帛為物郊野載旐龜蛇為旐百官載旗鳥隼為旗

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

田之法

中冬教大閱大閱兵而習戰前期先大閱之期羣吏謂鄉帥以十戒眾

庶修戰法虞人山澤虞萊所田之野為表除去田田之

日司馬建旗于後表第一表也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錡

鏡各帥其民而致致之大司馬質明天正弊什旗誅後至

者什旗而後至者誅之乃陳陳列車兵車步步卒如戰之陳皆坐使坐聽言

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

之中軍以鞶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

植所實者車徒皆作起鼓行羣鐸車徒皆行及表第二表乃

止三鼓掩其口而振之鐸羣吏幣旗又什旗車徒皆坐又三

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錡車驟聚足而進徒趨及

表第三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決圍而去徒走速也及表

第四表乃至鼓戒三闕鼓以三為節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

鳴鏡且卻及表退三第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狩于郎

臣按先王之田因獵以講武事所謂安不忘危

治不忘亂也必有一定之所必有一定之時不

傷乎農不害乎物所以習馳驅之節試擊射之

藝蓋非所謂外作禽荒從獸無厭者也我

朝都城西南有海子即古原圃具囿之類每歲

仲冬以後

車駕親臨校獵即古人遺制也

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閱

臣按大閱之禮天子之禮也而魯以諸侯行之

故春秋書以見其僭禮行之諸侯則為僭行之

天子則保民守國之道也每歲仲冬請

車駕幸教場行大閱禮以考校將領及軍士技

能以賞罰升黜之

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香

以為防田之置旃旌旗以為轅門即車以其以葛或

覆質質樞也以為欒門中流房謂兩車軸頭

握四御轡也者不得入車軌塵謂車不得入門車馬

候蹕發足揜禽旅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

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
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
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
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臣按古者以蒐狩以習用武事假艾蘭之艸以
爲防置通帛之旃以爲門以毛布覆門臬恐傷
其馬足也車之入門則礙之以車軸以驗其能
御也車徹之塵則欲其不遠馬行之蹄則欲其
相應禽之羣隊則欲其不遺若是御者不失其
馳射者關弓命中矣獸之過防者不許逐是則

戰之不逐奔走也獸之面傷者不許獻是則戰
之不殺迎降也戰之不成者不許獻是則戰之
不戮幼稚也田雖以得禽爲上而戰則以能射
爲先故於頒禽之際又以射爲去取焉

僖公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
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也周王入

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也明

其用未明見於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以貨物

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明定其辭不二價也公曰可矣乎子犯

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其恭敬之心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作執秩主爵秩之官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

戊明年楚子使申叔去穀釋宋圍明年楚子使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明年戰于

城文之教也由晉年以文德教民

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地名且

撫其民分貧貧乏者分與之賑窮窮困者救賑之長孤幼孤而幼者長育之

養老疾老而病者瞻養之收介特單身者收錄之救恤災天患人宥

孤寡赦罪重罪輕罪詰姦慝舉淹滯有才德而淹滯禮新

叙舊勲勲功合親九族之親任良物事官量能使

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如然丹好好結於邊疆

忌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以車甲

臣按先儒謂司徒教士則使司馬論其材故出

任之為比長卿大夫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宜司

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為比閭族

黨州鄉伍兩卒旅軍師其事無不治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五戎謂五兵弓矢戣矛戈戟也

漢制常以九月都試太守都尉令長丞相會都試課

殿最東漢制立秋之日日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于

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

弩射牲牲以鹿麋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四
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
戰陳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
六十四陳名曰乘之

臣按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
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入乘進退名曰乘之而東
漢所肄者乃六十四陳蓋六十四陳即八乘演
之爲八入六十四也所謂驅劉即武帝時太初
二年令天下五日之牒也牒者劉劉殺也蓋欲
申戰陳之法先斬牲以爲禮也

臣按國家凡百禮制皆循古典獨於軍禮所謂
簡衆講武者缺焉歲時雖有教閱然止是命將
肄習坐作進退之節而

車駕不親臨焉請下禮官講究周禮及漢唐宋
遺制本闡元禮儀注而增損益之以爲一代講
武之禮每歲冬月一行焉以復右禮以講武事
以作士氣以備一代之制

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
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稍
幡展兩旗稍所以俟角吹手大角一通諸權皆斂人

騎爲隊二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稍舉左右校擊鼓
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遂至
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却右校遂至左校立所左校
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
一通皆捲幡攝矢弛弓匣兩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
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

臣按此唐府軍教閱之法

宋太宗建隆二年十一月講武于近郊六軍之容甚
盛帝每御講武殿親臨教閱其法刻木爲箭鏃裹以
氈屬命强者兩兩相射避卽種之取其不避者又以

木挺爲馬槓施諸韋稍俾乘騎相擊取其尤勝者各
分算級以選隸之自是師旅皆精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築講武堂於西郊九月大閱
上與從官登而觀焉是冬又觀飛山兵射連弩發機
石於臺下又淳化五年八月召天武士卒教射於殿
庭弓力有至石三斗以引強平射者爲上等艱於引
滿者別爲一等其諸淺軟者又爲一等各量其材力
而選隸之

臣按宋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故知武事不可
弛而爲講校如此

太宗選軍中勇士教以劍舞皆能擲劍凌空繞身承接妙捷如神每契丹使至賜宴乃出以示之凡數百輩袒裼鼓譟挺刃而入各獻其技霜鋒雪謬飛躍滿空及親征太原巡城耀光必令劍舞前導觀者神聳

臣按秦人以講武爲角觝之戲則太宗此舉不爲無所本也是雖非三代之制然亦足以懾伏外夷使彼知我中國之人亦有如此巧捷之技

真宗咸平二年大閱諸有司擇地於含暉門外之東武村爲廣場憑高

上設屋構行宮其後

三鼓殿前侍衛馬步諸軍分出諸門詰旦帝乘馬從官並戎服至行宮諸軍陳於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亘三千里諸班衛士翼從于後有司奏成列帝升臺東向御戎帳召從臣坐觀之殿前都指揮使執五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陳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如臺上之數以相應初舉黃旗諸軍旅拜舉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馘士譟聲震百里外皆三挑乃退次舉白旗諸軍復再拜呼萬歲有司各陳堅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詔止之遂舉黑旗以振旅

仁宗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閱諸軍陳法言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習務令解鎧以弩弓射營置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行之陝西河東河北路是歲詔教士不祗金甲緩急不足以應敵自今諸軍各予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披帶又命諸軍班聽習雜武技勿輒禁止
种世衡知環州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予奪之人人自厲皆精於射自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

仁宗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爲病沈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彊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惟以挽彊定最而未必貫革謂宜以射遠八堅爲法

吳玠論所以制勝金人之策謂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耐堅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衣阜豈有紅紫之服葱韭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糧時營在城西者卽於城東支

營。在城東者。卽於營西給之。須令自負。以勞役之。今則異矣。臣嘗入朝。見諸軍帥從卒一例。新紫羅衫。紅羅把肚。白綾袴。絲鞋。青紗帽。拖長紳帶。鮮華爛然。計其所受廩。給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爭得不饑寒。此軍情所以易動也。

神宗元豐三年。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又官號物名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檢詳官。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

蘇軾進策於其君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參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耗。痿廢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走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旣久。則又以軍法從事。蘇軾倡勇敢之策曰。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

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盾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

臣按請如宋人廂禁軍之制，分軍爲二等。擇其一等強壯精銳者，以爲正軍，以備征戰之用。其次者以爲副軍，以應工作之役。軍士每月支糧一石，其正軍全支，副軍每名減其二斗。有役則否，積其減下之數以爲賞費。軍士有材力過人，試合式者，定爲賞格。如射十矢中八矢者爲上，五矢以上者爲中，則賞之；三四矢者爲平，不賞；不及二矢者有罰，合格者月支加米三斗或五

斗。其他技能以此爲準。用蘇氏之策，校其技能而賞以倡之，得賞者旣以自負，惟恐一旦不得賞，不徒失利，而且爲人所訾，而益致其操習之功。彼得賞者，遇有緩急，則責之曰：爾平日受厚賞，今日正爾報效之秋，雖欲隨衆退避，不可得已。是則軍士之中，有才者爲上，所用有勇者爲上，所私緩急之際，必有爲衆人之倡者矣。

孝宗淳熙十四年，樞密同知趙雄奏：昨日大閱器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少壯。上曰：前此虞允文行揀汰之法，其初謗議紛然，今諸軍皆無老弱，乃

見成效雄奏凡造事之初眾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能集事

詩大明之八章曰牧野洋洋廣大貌檀車檀木為車煌煌解

貌駟驪駟馬白腹彭彭強盛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作亮佐助

也彼武王肆縱兵也伐大商會朝之且清明

臣按六經言將帥之勇者始見於此夫出征之

事有虞氏固已命禹矣但其誓師之辭特數所

征者之惡及其不可不正之意未有指言其將

帥之勇者也有之始見此詩是以古今言將帥

者必以太公為首稱然其所以勇而猛者鷹揚

一言之外無他美焉蓋王者之師天下無敵譬

如鷲禽之擊羣小雛然所至披靡夫豈有當之

者哉

江漢詩曰江漢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順流貌匪安匪遊

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陳也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貌經營四方告成

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幸也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即皇父之官南仲此時大將

大祖始大師兼官皇父整我為宣王之自六師以修我

戎兵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其二章曰王謂尹氏吉命

程伯休父周大左右陳行戎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三農就緒

臣按古者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歸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宣王之時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載寧又命皇父及程伯休父以省徐土徐方為之震驚然三臣者皆世臣虎則康公之子皇父則南仲之世程伯休父則重黎氏之後也世臣之於國非獨有世功且有世業一旦用之必安詳閒雅老成持重不至於倉皇失律輕易誤國矣

春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

胡安國曰按鄭詩風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

左傳僖公二十有七年楚子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楚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蔞楚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者謂卿大夫皆賀子文

子文飲之酒薦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
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
諸外所獲幾何言所得不補所失子王之敗子之舉也舉以
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
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楚子及諸侯圍宋五國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

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

免矣於是乎蒐治兵于彼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

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

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郤穀將中

第二十七年

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言其人厲兵言其器
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誅誅暴殘慢慢慢以明
好惡順彼遠方

荀子孝成王趙君臨武君楚將請問為將孫卿即荀子曰知

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

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此術

慶賞刑罰必欲以信二術處舍收藏欲周以固三術徒舉

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四術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

伍以參伍參猶錯雜也五術遇敵決戰必道言也又吾所明無

道吾所疑術六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此一無

怠勝而亡敗權二無威內而輕外權三無見其利而不顧

其害權四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謂不恡夫是之謂

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

一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二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

三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王而行三軍三軍既定

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

謂至臣謂為臣之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

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無覆凡百事之成也必

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

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

幸敬謀無壙與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

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無壙言無須慎行此六術

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

則通於神明矣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六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將帥之任

尉繚子曰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又曰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抱音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抱端。奈何無重將也。

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抱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劔。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六韜曰。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

臣按古今論治者。皆知相爲國之輔。而不知將亦國之輔也。蓋國之有將。相如人之有兩手。鳥

之有兩翼。關一不可。相得其人。則國體正而安。將得其人。則國勢彊而固。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宅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

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錯又言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

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光武敕馮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木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

獻帝時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知退若但任勇一匹夫敵耳

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

李靖曰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

宋文帝與徐湛之等議伐魏沈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

臣按趙充國旣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其後段會宗爲烏孫所圍亦召陳湯問之得此意也

唐太宗時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

行禁止民夷懷服太宗曰情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

唐太宗謂李靖曰當今將帥惟李勣道宗薛萬徹孰堪大用靖對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卽須大敗臣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耳。

蘇軾曰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

蘇轍曰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瑄韓令坤賀惟忠何繼

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

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昇馮

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羗皆厚之以開市之征饒之以

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

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

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

之士貪其金錢損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

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

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是以當此之時備邊

亦恐難施
於後人後
無此又恐
籍爲口實
以非策

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絲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絲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可○信○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嘗○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

此故也

左傳襄公三年晉侯

悼也

之弟楊干亂行

亂行陳於曲

於曲

梁

也

魏絳戮其僕公必殺魏絳魏絳于授僕人書公

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

使臣爲此司馬之官

臣聞師

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

會

諸侯臣敢

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

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

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既而出曰寡人之

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

于大命寡人之過也

漢高祖嘗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
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
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
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
爲陛下禽也

光武征河北祭遵爲軍布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
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
所行也光武乃貫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
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創甚光武大驚曰
我所以不命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
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
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相見甚懽

臣按昔人謂光武善將將關輔之役不取諸將
之健鬪而獨遣馮異。荆州之事以吳漢之不習
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素知其才畧而明於授任
而又能感之以恩假之以權結之以心觀賈復
病傷而恤其妻子祭遵殺舍中兒而戒飭諸將
及賈復之於寇恂有部將誅戮之耻則又爲之
致禮極懽以消其怒

光武時馮異專制關中後人有章言其威權至重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臣按人君之於臣最不可用智數而於武將尤不可益君臣上下常以誠心相感苟有一毫疑貳之心而懷機蓄智以相符則君臣有不終者

矣

唐德宗時以朱泚亂幸奉天見其反迹漸露李懷光以千里赴難不得朝頗恚恨屯兵不出戰德宗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與之聯屯晟懼為所并乃

此故也以上總論將帥

左傳襄公三年晉侯悼也之弟楊干亂行亂行陳於曲

梁晉也魏絳戮其僕公必殺魏絳魏絳至授僕人書公

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使臣為此司馬之官臣聞師

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會盟諸侯臣敢

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

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

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

言親愛也吾子之誅軍禮也寡人有第弗能教訓使

于大命寡人之過也

漢高祖嘗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
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
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
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
爲陛下禽也

光武征河北祭遵爲軍布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
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
所行也光武乃貫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
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賈復與五校戰於直定大破之復創甚光武大敬曰

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
戰耶且徐徐更爲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
乾德五年王全斌等平蜀還有罪責降全斌爲崇義
留後問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爲武
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
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
仍賜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

臣按說者謂宋太祖之於王全斌得帝王駕馭
英雄之術然幸而全斌十年不歿而宋祖江左
卽平設不幸而有不皆如人意者則全斌之罪

終不白而太祖之心終不明矣。

蘇洵曰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將帥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將帥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以上言駕馭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臣按六郡者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古人謂關西出將卽此地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世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槩馬射步射筒射又有馬鎗翹關負重身材之選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

馬端臨曰唐選舉志言武舉選用法不足道故不復書然郭子儀大勲盛德身佩安危自武舉異等中出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
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藝及可爲統帥者若文吏
求爲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
以統人者

臣按唐人選武將不但於武臣而亦於文吏中
求焉。今宜立爲定制。凡文吏能應武選者優等
擢用之。比其原資超三級。不如此。則人不肯應
何則文吏少而重武職多而輕故也。

宣宗大中六年党項復擾邊宣宗欲擇可爲邠寧帥
者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畢誠論事誠援古據
今具陳方畧上悅曰吾方擇帥不意頗牧近在禁廷
卿其爲朕行乎誠欣然奉命

宋太祖謂近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爲治
之道

宋有武舉武選咸平時令兩制詳定入官資序故事
而未行仁宗時始親試武舉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
慶曆六年策武舉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

范仲淹言于仁宗曰諸軍諸班必有勇知之人多被
管軍臣僚遮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伏乞專督
管軍臣僚於諸班中搜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分

將校長行。試以武藝。或觀其膽畧出眾。便可遷轉於邊上。任使如將來。頗立戰功。則明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當連坐。

歐陽修言于仁宗曰。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才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畧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快快而去。則古之屠釣販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

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

修又言曰。伏見唐及五代。至於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陳。其間各將多出。軍卒只於軍中。自可求將。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又

八編類考 卷六十六
於其中擇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
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又於其中
擇有智謀者以輔之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
此也

富弼言于仁宗曰應制科者必樂爲賢良方正耻爲
將帥邊寄之名蓋令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又考試
者欲使難其對必求艱奧煩碎之事爲問故令所習
不專爲有用之學武舉者蹶張馳射儕於卒伍固不
敢望得異士臣請近臣反藩鎮大臣於文武官中各
舉明兵法有威果習練武畧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仍

請不限品秩不責罪過限品秩則下位有才者遺矣
責罪過則負譴有才者亦遺矣旣而召置闕下量與
遷擢隨其品位任其邊塞重難之地使其磨勵且以
觀其能否焉或有警急則取之有處遣之不疑
弼又言曰宜於太公廟建置武學許文武官與自身
歲得入補聚自古兵書置於學中縱其討習勿復禁
止

蘇洵言于宋仁宗曰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
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畧之外便於
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

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神宗熙寧五年。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爲教授。入學給食。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陳隊者。量給兵伍。在學三年。具藝業考試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試。以兵部郎中韓穎判武學。賜食本錢萬緡。生員以百人爲額。

臣按富弼於仁宗時已請立武學。至是神宗始立學。後世於儒學之外。別立武學。如此。

高宗時校書郎汪徹因轉對言立國惟文武二道而人才尤不可偏要。當求於無事之時。陛下親政以來。除召四出滯者。奮屈者。伸然。武臣中未聞有薦者。望詔帥臣監司於本路大小使。臣舉智謀可克將帥。勇鷙可率士卒者。其侍從臺諫官。如有所知。亦許論薦。孝宗隆興元年御試得正奏名三十七人。侍御史胡沂言。臣觀唐之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右衛長史。歷振遠橫塞天德軍使。祖宗時試中武藝人。並赴陝西。任使。或除京東捉賊。或三路沿邊試其效用。今率授以權酷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請宜

量其才品之高下考任之

職使之習練

邊事諸曉軍旅實選用之初意也

乾道三年廷試始依文舉給黃牒同正奏名三十三人榜首賜武舉及第餘並賜武舉出身

朱熹言于孝宗曰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措尅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給於陛下之私人而所以姓名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爲牘而言之陛下之前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氣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所得以爲

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

以強國勢豈不誤哉

以上言選用

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旣受命乃命太史卜齊三日之太廟鑿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其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謀而違衆勿以辯說而必

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盡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鬪。氣厲青雲。疾若馳驚。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懽悅。將無咎殃。

臣按六韜之書。所謂避正殿。乃秦漢以後事。決非武王與太公問答之言。但其中所引遣將之儀。又非後人杜撰。蓋古有此禮也。

漢文帝謂馮唐曰。吾居代時。聞趙將李齊之賢。戰之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爲趙將。居

此念得
真故謂決
如轉圖

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
委任而責成功故得盡其智能今臣竊聞魏尚爲雲
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出私養錢三日一椎牛
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虜會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起田中從軍安
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符一言不
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且尚坐
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
之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
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憲宗元和四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處
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
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
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
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恐令後代相傳云以中
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

臣按晉文公欲得人守原而謀於寺人勃鞞以
卑趙衰說者謂守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
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泰王命失政之端由是
茲矣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其後景監

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

元和十一年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西者甚。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畧。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稍息矣。
臣按劉承偕以驕縱激變。劉悟爲彼所囚。裴度請罪之是也。而乃令劉悟集衆斬之。欲以此收

藩鎮心如無乃失朝廷之威乎。臣竊以謂承偕果有罪。朝廷當下詔數其罪惡。俾劉悟遣人送詣京師。明正其罪。如此則得之矣。雖然承偕太后之養子也。誅之則傷母后意。奈何。曰。帝舉承偕罪惡。反覆爲太后言之。曰。不誅之。恐激成禍亂。爲宗社憂。言之至再至三。必從之。而後已。

武宗會昌四年。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命下軍前日。有三四字。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下軍。多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

二樞密亦

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
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部輒引旗
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
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
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武宗行之自
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恩便
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故
所向有功。

大中九年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貶訥為朗州刺史
監軍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

如此勝劍
魚子不庭

并坐監軍唐末時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
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
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諸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
勇以自衛遣羸弱者就戰故每戰多敗

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
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
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
斬之。

太祖垂意將帥分命李漢超等控禦西北其家族在
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筦權之利悉與之恣其

八編類纂 卷之六
回圖貿易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
軍中事悉聽便宜處置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
食賜賚殊異遣還

臣按昔人謂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
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畧其細而求其
大久其官而責其成

太宗太平與國中以楊業爲雲州觀察使知代州事
業自鴈門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卽引去主將
屯邊者多疾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
其書付業

太宗與寇準言及將帥上曰將帥材畧固不求其備
但量其能而用之上自節麾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
而授之微勞盡甄下情必達下情必達則無猜貳之
嫌微勞盡甄則無觖望之釁所以各務忠孝而固祿
位悖亂不得而萌也

臣按後世命將之禮久廢我

文皇帝遣成國公朱能征安南黎季犛

聖駕幸龍江禡祭而親諭能等可爲

聖子神孫萬世之法

仁宗時狄青自請擊儂智高韓絳言武人不可獨任

上以問龐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為所制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廣南將佐皆稟青節制若孫沔余靖分路邀擊亦各聽沔等指揮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將帥之任仍宜久於其職祖宗任李漢超郭進賀惟忠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假之事權畧其細故不為間言輕有移易又不與高官常令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為善也今則不然武臣指邊郡謂之邊任借之為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曾無寸勞薄效不數年徑至橫行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員士伍未及識吏民土俗未及諳已復

去矣願陛下鑒祖宗故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觀能效。

神宗元豐中內臣李憲奏置保障以為駐兵討賊之地朝廷用李舜舉言罷深入攻取之策舜舉退請執政執政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臣等內臣止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以上言委任

出師之律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狙往也征禹乃會徵

也羣后誓戒也于師曰濟濟和整貌有衆咸聽朕命蠢

動也無知之貌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

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

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甘誓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大戰于甘地名乃召六卿王曰嗟六

事之人予警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子丑寅

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車左不攻于左

汝不恭命右車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

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

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傲始擾亂也

天紀遐遠也棄厥司所司之事今予以爾有衆奉將行也天罰

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山名

岡山脊也玉石俱焚天吏逸過也德烈于猛火殲厥渠人也

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

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湯誓王曰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格至也爾衆庶悉聽朕言又曰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賜與也汝爾無不

信朕不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

有攸赦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樹德務
落。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爾眾
士其尚迪。也。蹈也。果毅以登。也。成也。乃辟。功多
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也。過也。于六

步。也。進也。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也。勉也。哉。不愆于四伐。也。擊刺也。

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尚桓桓。也。威武貌。如虎如貔。也。執夷也。如羆如熊于商郊。弗迓

也。迎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

戮

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也。迎也。奔走執豆也。本豆籩

豆。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臣按此武功成告祖及天之禮。先祖後郊者。鄭

氏謂其自近始。蔡氏以為由親而尊。戶竊以謂

武王伐商受命于文考。及其成功也。先告焉。因

告文考。遂及七世之廟。故又三日。然後以所以

成文考之志者告天焉。蓋武王成文考之志。而

文考又所以成天之志也。豈以遠近為先後哉。

底也。至也。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

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惟爾有神尚克相予
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詩序常武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

戒然其首章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

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宣王戎也既敬既戒惠此

南國

其四章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鼓而進厥虎臣闕奮怒

貌如虓虎之自怒虎鋪布也敦厚也淮濟仍就也虜截不可犯之

貌彼淮浦王師之所

其五章曰王旅嘽嘽衆盛貌如飛如翰江如漢如

山之苞本也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大也征徐

國

其卒章曰王猶允道也塞實也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

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朝也徐方不回違也王曰還

歸班師而歸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文公獻楚俘于王介

馬波百乘徒兵千鄭伯傳相也王用平禮也已酉子

醴命晉侯宥助以玉帛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

策命晉侯為侯伯九命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

赤色弓一彤矢百旅黑弓矢午柅黑鬯香一卣中虎賁

八編類集

卷六十一

兵書

三

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遠也王
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
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臣按此古人獻俘策命之禮見於春秋者

晉侯城濮之戰振旅振整也愷樂歌也以入於晉獻俘獻

俘授數也馘所截耳飲至飲酒告廟大賞大行賞徵會召諸侯

計貳計有二心者殺舟之僑齊河先歸者以徇于國民於是

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謂上文殺顛頤葬負

羈補瞞姦命及丹之僑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

謂也二十八年

臣按此雖春秋時事而亦可見三代振旅凱還之遺制

定公四年衛祝佗子魚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

臣按古禮天子親征祝必奉廟主社主從軍而行有功則賞于廟主前不用命則戮于社主前示不專也

漢武帝時李廣與程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埃未嘗遇害不識正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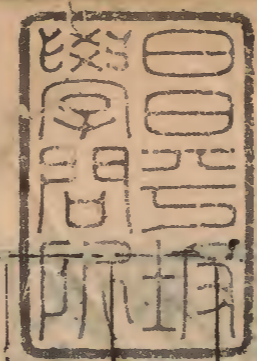
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
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雖極簡易然虜卒犯之
無以禁也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

宋歐陽修言于仁宗曰王尋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
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
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
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
人破袁紹十二萬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
也况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
於定襄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

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
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
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
為寡兵法所忌臣願陛下勅厲諸將精加訓練去其
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

臣按先儒謂世之為將者咸欲多兵而不知兵
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
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善者惟韓
信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若趙括
王尋符堅之類其眾愈多其敗愈速然猶有可

諉者曰將不善也。曹操可謂善將矣。乃以水軍六十萬，敗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為敵人所燒。大眾屯聚，故疫死者幾半。豈非兵多為之累乎？夫以漢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眾，則軍六十萬，當時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哉？由是觀之，則兵多適足為累爾。



八編類纂

